濂溪志

濂溪志卷之四

古今題詠

頌

重修濂溪書院三君頌 萬曆四年 胡直

方余尋元公樓田舊址屬州大夫羅君祠之退伏念今肉食君子縝縝多便文自營有能覈簿牒嚴期約不厲事者十不一二矣有能急隱瘼剔蠹羙不厲民者百不一二矣有能崇學術篤風教不厲士者千不一二矣余雖云然疇克知余揖邇不知州大夫果遂營廟宇一區既 觀行參郎理官崔君來攝慨然作

新會領　巡撫趙公檄方伯大彊謀具余所撰家廟
碑中二君又置近田若干畝畀公冢孫博士君道世
守供祀崔君又刻公集郡齋中皆出余畫外先是永
明邑令何君念永明去道州故里最邇已請廢寺崇
搆仰濂書院配用二程先生存國故以興邦人意勗
勗發矣趙公已自爲文載碑余故不詳著趙公又檄
何君更脩道州城內舊廟亦大壯固咸別有述要此
三君者非篤意風教有味乎元公學術者其烏能成
世求之千不一二而環百里中遽有其三可不謂幸
事快覩哉博士君以書抵余曰崔君名惟植字應德

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礪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薄所得俸禄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

異時與予耕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為之銘曰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身期譾譾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獲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濂溪先生行實

朱熹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頤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㤙齊榜進士弟嘗爲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大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珦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决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爲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

先生獨與之辯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因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辯分寧獄者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汙善政為恥也改太子中書舍人簽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趙清獻公為使者小人或譖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為守熟視先生所為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

也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縣君子壽燾皆太廟齋郎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

篇詩十巻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顥頤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郴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頤請得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荊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為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

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巳甚約俸祿盡以周
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
只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切平卒子幼不克葬先生護
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為
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
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
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巳止未晚
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
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黄庭堅稱之曰茂叔
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

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欵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惸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諸儒議論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明道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茂叔牕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又曰顥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又曰王君既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既乃起曰適来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

伊川作明道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又曰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

伯淳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邵伯溫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二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有廬阜力不能

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

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為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

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延平李氏曰黄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

形容有道者氣象

邢恕和叔曰茂叔聞道甚早

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為宦業

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灑落有仙風道

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

也

又曰自周衰孟軻氏没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黙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藴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顔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

則此圖當爲先生書皆不疑也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何見女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有能辨其眞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决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

此圖哉是以切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皆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

又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賛易自太極以

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又曰太極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陳於斯也

又曰熹既爲太極圖說會録以寄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則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

所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發之至於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録中論横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又曰通書夫子所作本號易通與太極圖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

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决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又曰濂溪圖書雖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於家而達於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從升

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

又曰通書中数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着力即自然有箇省力處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於濂溪周子而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其言約其義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通書之說大抵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夫曰聖人之本誠之源者蓋深明萬物之一源也以見聖人之精蘊此即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無聲

無臭者也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是本體之流行發見者故曰誠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道學之傳實在乎此愚不敏輒舉大端與朋友共識焉

又曰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滚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為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

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為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地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拾来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内爾

又曰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説不參手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知之為豈不可歎

𢎞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是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藴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粤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

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為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决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自畫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

窮矣默齋游氏曰易有太極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
人皆天地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
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
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澄神端慮察而見焉始知夫
子發明造化之蘊啓悟萬世而羲易與音益著或謂
妄加無極或以訓詁文義名之失夫子之意遠矣
勉齋黄氏曰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周子繼孔
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

也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

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求道入德之方修已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群聖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接乎洙泗濂洛之淵

源者也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為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

山陽度氏曰或謂先生之學出於陳摶摶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今种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摶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爲龍圖記蓋唐末五代偶儷之體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太傳相類蓋非爲此圖者不能爲此說非爲此說者不能爲此圖義理渾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爲之說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爲得之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出老子然老子之言無極如莊列之言無窮

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蓋指四旁爲義先生之言
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今以其字之同而
不察其旨之異可乎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
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文恭於廬
山從隱者老浮屠遊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是即壽
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爲宗文恭立朝
論兗還閼伯於商丘主辰還實沈於大夏主參商丘爲
宋宋火德大夏爲并并爲水古稱參辰不並大盛則
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曆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
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伊川嘗云靈山㑹下若干人

皆悟道豈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盖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夫之簀爲非禮必易之而後卒彼斷髮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人以先生嘗請問於此一人者卽謂其學出於此二人亦失之遠矣蓋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謂孔子生知未嘗師問老聃萇弘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萇弘可乎此不待聖智知其必不然耳

西山眞氏曰自荀楊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

以刻滅彝倫為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周子生乎
絕學之後乃獨探本源闡發幽祕二程子見而知之
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
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
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而刻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户庭祛世人之矇瞶
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
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
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

神曰義利綱條總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萍鄉胡氏曰先師文公之言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又曰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今雖多爲之辭無以易此言矣

葉水心曰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形器而不

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陽陰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親得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張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矣

歷代褒崇

褒綸

宋謚元公

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賜先生謚曰元先是嘉定七年潼川轉運判官魏了翁上疏曰臣猥以晚學誤被東注擢司詳刑于蜀之東既服攸司兼攝漕職分所係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在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邮章載在史冊者不待贅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

為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之典臣偶職勸
學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渾控陳竊見故虞部郎
中周煇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
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流
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方春秋奉嘗有
永無替臣始到官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
是特順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
衰孔孟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
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
詞章言義理則流於清虛寂滅論事功則鶩於權謀

智巧誣民惑世淪於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家不以此而順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順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二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

掛命秩來舉節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請于朝
先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
道間大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於
學皆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頤兄弟親炙而師事之
者安國掞之未及以爲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欲望
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
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
𥟖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其
崇之思故出位僭言昧及此臣之罪大矣惟陛下
裁幸疏上朝廷下禮官討論了翁再疏曰臣聞謚者

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奚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之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謚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攸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陸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温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非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百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學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

載及一將大徒高爵其有功於生民之數亦不為小矣世之相後不為近遠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亦不以為闕也臣自前歲誤蒙擢備丞漕嘗遂因職分所關輒為周頤易名之請又貼黃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今録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雖將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為請申命所留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程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遽議歟

耶柳自適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著以
用諸周程之爵爵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
稽諸謚法亦誠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
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
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定表而出之庶有以
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其於崇化善俗之
道無有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冒瀆聖聰伏俟斧鑕
之誅疏上上命禮部太常寺同共擬定承議郎太常
丞兼權兵部郎中臧格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為乾德
之首存春秋為始年之法天下之理無以未嘗無其初

也古者大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響俾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旨哉自孟氏沒異端滋熾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沉錮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宋興鉅公名人爲變後先其聞道亦不爲淺大槩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字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主張是道以淑諸人有濂溪先生焉學問淵懿超然自得特出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

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聚曰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又云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傳出於陳摶摶老子之學也烏能統盟斯道要知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而由知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泝流之鮮寒愛庭草之交孝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

而獨濡嚌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佃守者不淪於蓁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掃雲宿霧旬日斯赫如斷港絶潢有泉斯湧其功用豈不偉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吕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託乎書後或雜乎註釋之詳或嚴乎問對之確先生之名益廣大光明於斯矣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傳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明聖道者必自濂溪始

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為説曰善談名理宜不免于後人之誚也格具官博士職當議謚茲復妄論先生抽關啓鑰得吾道之正傳自謂無愧於心若夫繪畫摹寫以鄰於僭異時或與潘同誚則不敢辭

既送吏部朝奉郎軍器監考功郎中樓觀復議曰理學之説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開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之議論而復恢於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顒一濬其源而洗之混混益昌於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一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上有議謚曰元公追尊也

然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凢曰元者謂其肇于此者
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先生之於
理學晦而明之窒而通之亦可謂之元乎及觀河汾
王通嘗遊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
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
極哉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說競起
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

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
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
夫子所謂合德者於剥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可乎
於是賜謚曰元

追封汝南伯從祀廟庭詔

淳祐元年春正月詔追封先生爲汝南伯從祀孔子
廟庭先是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以先生及二程
張朱四先生從祀未行至是乃詔曰朕惟孔子之道
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
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

一又謂朱熹精思明辯表裏混融使大學中庸論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

勅賜道源書院額

寶祐五年十月二十日勅南安軍以周程書院改賜道源書院爲額先是寶祐三年知軍事吳革備軍學教授趙希哲狀上請畧曰恭惟天祐國家篤生濂洛闡千古不傳之祕爲萬世斯文之宗家誦其書人祠其象故九江以濂溪嘗寓於此而濂溪書院立焉隆

興以濂溪曾守於此而宗濂書院立焉至如吉之廬陵止以程太中公曾尉于此而鷺洲書院又立焉凡數書院皆蒙勑額御拜宸翰天下學者咸謂周程之道周流廣大如此豈知流泒固通天下而淵源實始南安自慶曆四年元公以部使者碎本軍司理六年虔州興國令程公珦檄倅本軍知元公非常人令二子師之二子即純公正公也南安之人至今每自負曰吾州雖小大三先生父子兄弟師友傳授斯道實始於此觀此則本軍又非他郡比矣今九江隆興廬陵皆賜勑額而本軍書院尚未蒙賜幾於沿流而不

一知遡其源士心勃鬱誠願朝廷照例賜之旌寵特以
道源書院四字爲額上以彰公朝尊道源之所自出
下以勵後學廣道化之所自行其於世運實非小補
至是知軍事郭廷堅又狀請之謂南安一郡德星會
聚二賢相逢啓闢道源親相授受闡千聖數千年不
傳之秘發後學千萬世大明之端而所創書院未被
雲漢昭回之光士民顒顒望賜已久洪惟聖朝恢張
文治上自辟雍崇化之宮下至諸賢讀書之室例拜
奎畫金璧輝煌而况道學根源之地亦何惜聖恩而
不使之昭明於天下哉奏上勅賜如其請廷堅爲表

以謝曰臣廷堅言奉勅改賜周程書院為道源書院

臣即將遵奉施行者伏以昭明理學遵聖朝家法之

源流褒表儒官示天下士心之標準俞音誕布書類

交歡臣廷堅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以洙泗而降

正統浸微濂洛之間真儒輩出莫大乎北面尊師之

禮首行於南安弼教之堂自吟風弄月以詠歸得其

傳矣至立雪坐春而請益攢而究之敬祠宇以奉安

徽德儀而如在諸生雲集一覽風移荷九重賜號以

渙恩俾百世因名而求實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心融太極道体純乾玩明通公溥之辭踐真

履實守視聽言動之誠倘衡衆前偉三賢授受以開
端以四字發揚而跡龍臣敢不仰承綸綍俯勵佩衿
欽慕前脩歸魚躍鳶飛之造更祈全炎頌鸞翔鳳翥
之書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謝
以聞
賜御書道源書院額
景定四年御書道源書院四大字賜南安軍從守臣
饒應龍之請也應龍上表謝曰臣吾稽載録慶曆四
年元公周頤為南安理掾適太中大夫程珦攝通守
事一見異之遣子純公顥正公頤受學焉傳道之源

實筆於此乾道乙酉教官臣郭見義設詞於三先生
肄業之地嘉定己卯守臣劉強學改闢于學宮之東
而書院之名未立也淳祐壬寅漕臣江萬里始屬守
臣林壽公創置書院而勅額未頒也寶祐乙卯以守
臣吳革有請賜今額而奎畫猶未覩也臣以菲才繼
守此邦竊惟天下講學之地如紫陽如白鹿如鷺洲
如稽山如建康之明道鄂渚之南陽江陵之公安俱
蒙宸翰褒表南安爲道學發源之地乃獨闕典可乎
輒因士民之情傾首以聞適際丞相臣 似道主張於
廟堂之上侍御臣光道贊決於豋廈之間乃景定癸

亥七月既望恭膺聖恩以御書道源書院四字仙臺絢綵煇乎光風霽月之清明天墨流香灑然甘露祥雲之霑潤儒宮改觀吾道生輝臣謹率僚屬士民東望百拜對揚休命迺闢高閣是崇是揭迺新傑閣以寶以燕冠帶與衆舞忭胥慶曰我生何幸得置身於先賢過化之所俛拭目乎聖君風厲之筆其爲道德之歸有日矣臣既念木鐸絕響千有餘歲至我宋始有周程三君子出焉舂陵洛水相望凡幾千里橫浦之遇乃若合符元公時猶年少人莫知者太中乃獨有孟僖子之識命二子以仲尼之事卒爲濂洛之真

儒繼洙泗之絕學乎乎天耶臣又念三先生之講學于此邦三尺童子皆知景慕乃越百二十餘年而後有祠又七八年而後書院始創又十三年而後勅額始頒又八年而寵章下賁褒崇之典至今日而始備乎天耶天之福此邦者若此其厚君之念此邦者若此其勤則作於斯者盍曰一命以上皆可行志毋徒玩愒而坐糜廩祿也學於斯者亦曰仲尼顏子所樂何事毋徒弄筆墨以徼利達庶乎無負於天無負於君詩云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臣敢以此歸美於吾君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臣敢與同志者自勉以報吾

君作人之造云是歲十一月初吉朝奉郎權知南安
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臣饒應龍上表又表曰臣應
龍言伏蒙聖恩以御書道源書院四大字賜本軍臣
謹率闔郡官僚同諸生迎奉望闕謝恩昭揭書院者
天筆渙頒表道源之自出儒宫壯觀作士氣之維新
恩被泮義春生庭草臣惶惶懼懼頓首頓首臣竊以
孔孟往而微言絶歷千餘載以無聞周程生而正學
明爲五百年之名世雖濂溪洛水同出斯脉然江西
贛浦實開其源觀當時師友之適逢信此地儲靈之
非偶一圖手授闡無極太極之真六晝心傳發先天

後人之秘文風肇始流派至今遺書皆口誦以家藏
故老尚耳濡而目染又創書堂而教育方祈宸翰以
表章鳳翥鸞翔自九天而來下鳶飛魚躍慶千古之
幸逢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盛德日新多能天縱行而王行通帝心正身
脩作之君作之師俗移化美輟萬機之暇特頒四
字之書備八体之端嚴聳群瞻之鼓舞臣敢不嘉與
青佩期副洪恩泓澣博如淵泉驗川流之不息世追
琢其金玉仰雲漢之爲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賜九江書院額

賜御書道州濂溪書院額

景定四年二月日御賜道州濂溪書院額先是道州守臣楊允恭援九江書院額請于朝上御書道州濂溪書院六大字錫以璽書馳賜之允恭上表謝從以星奎啓運洪儒傑出於濂源雲漢爲章緑字煥新於釁宇鑾迴鳳翥魚躍鳶飛臣恭惟我宋之右文乃有臣頤之倡道接孔孟之丕緒闡圖書之正宗曉是春陵實其鄉國田園數畆元豐之書契尚存林壑一丘

治平之題墨搨在兇道郡得名之非偶而濂溪為保
以至今臣褱𢧐釆芹茲叨分竹念書塾之與几歷幾
載荷御扁之賜獨一九江顧惟父母之邦未沐
帝王之寵闕然鉅典欝者輿情不量遠地之微臣妄覬
上天之妙筆奏函朝上宸翰夕頒昭田共亨之晶𨜒
皷舞一方之衿佩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緝熙聖學表章儒先襃前朝之美謚曰元昔
舉易名之典盘𠃍天子之尊臨于學肇開通祀之儀
煥乎麗藻之文賁此維桑之里臣祇承義畫如對龍
顏結霧霏煙求作九疑之輝映光風霽月喜同多士

之訴歸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臣允恭惶懼惶懼頓首謹言

元加封道國公

延祐六年追封先生爲道國公詔曰盖聞孟軻既没

道失其傳孔子言湮人自爲説諒斯文其未喪有真

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禀元氣之至精紹絶學於獨

得圖太極而妙斡造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學

粲然復明其休功甚垂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

追念前脩延稽彝典已從廟庭之祀盍疏邦國之封

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袞赤舄與寵命之

斯承

國朝褒修祠墓優恤後裔

正統元年七月十七日順天府推官徐郁具題伏覩

聖朝崇尚聖賢之道推恩及其子孫孔氏宗子承襲

封爵其餘子孫皆免差役顏孟之後專設教授以司

訓誨俾習仁義道德無墜先業此希世之盛典也及

照先賢道國公周惇頤上繼往聖下開來學有功聖

門後世是賴雖已從祀廟學顧子孫猶雜編民祠墓

不免夷圯伏惟 皇上大興文治將於變斯民如蒙

准言乞　勑該部將聖賢子孫體訪　上聞照例優
免令於所在儒學讀書擇其才質可用者量加甄錄
應有祠墓官為修葺置守庶幾人知君子之澤悠久
不替感發興起有裨世教則比屋可封之美亦可馴
至矣奏上下六部都察院議如所奏　從之行湖廣
布政司轉行永州府着落道州將道國周元公祠墓
如有損壞官為葺理完備仍於本處訪常稔田置買
頃畝給與子孫奉祀户內一應差役盡行蠲免於附
近民户僉點佃婦門庫之後常川佃婦其墓在九江
府德化縣原係異省程途遙隔子孫往彼祭謁經過

府州縣巡司驛遞等衙門依禮供給廩食應付船

人夫其子孫有俊秀堪以教養送赴所在儒學讀書

撥廩助贍時加訓誨務獲成效若有資質端莊學識

明裕堪為時用者有司從實具奏取自　上裁所司

毋得視為泛常不加優待有負

朝廷崇重先賢之意

欽錄元公後裔

景泰七年五月貳拾貳日以先生嫡孫周冕為翰林

院五經博士世襲先是六年十一月司禮監太監王

誠傳奉

聖旨周濂溪有功世教着禮部取嫡長子孫一人来京
禮部奏行本州勘取嫡孫周冕到京奏授前職仍回
原籍以奉祭祀
欽賜崇祀正德丙寅
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邵寶奏臣切
照九江府德化縣南蓮花峯下有宋儒周惇頤墓其
東北數里有濂溪書院亦為惇頤建臣始視學至九
江考檢誌傳特詣弔謁見得墓雖僅葺而書院久荒
重興慨嘆比者知府劉璣高友璣等因分巡僉事王
啓等區畫委屬時加脩理墓與書院漸次就完又奉

巡視都御史林俊行布政司林泮等衆議於湖廣道

州取其裔孫周倫前來守奉三四年間臣爰至弔謁

趣敬生慕大非舊比蓋

聖明崇儒重道化被中外而監司守令奉行惟謹臣竊

慶之謹按周惇頤生於有宋上契列聖下啓群儒語

其時貞而後元論其地大而將化開人之功萬世永

賴無庸贅述乃若九江之地生寓精神淺藏體魄實

與故里相類顧百年以來墓與書院久廢初復而祀

不在典誠為未稱惟昔范文正公生於蘇而塟於洛

二處皆有祠祀崇名鄉也岳武穆王生於湘而塟於

杭二地皆有祠祀崇名將也我

國朝於臭忠勳德禮數加隆至於如此識治君子皆以
為當况道學大儒如惇頤載惇頤之後稱大儒者曰
朱熹貫於發源蒸於建陽祠祭之典二處兼舉臣愚
竊謂惇頤之於九江如發如建當比其一今墓與書
院既各脩理如故蒙

聖明重念周氏之學為世宗師表章贍墜實繫觀望乞
勑禮部查檢朱熹發源建陽事例就令書院賜以春秋
二祭定式擬祝行令有司以時行事仍於隣近無碍
田内撥給數十畝以為裔孫守墓之贍非特為一方

斯文之觀實天下萬世之幸也臣承乏教事欽承
勅諭以崇正學為要惟玆祀事實其一端雖懼煩瀆不
敢不請臣無任戰慄之至奏奉
聖旨是
欽賜周諫議從祀啓聖祠
周元公父諫議大夫輔成從祀啓聖祠縁由始於嘉
靖中道州鄉官國子監學録揚成章呈議元公濂有
宋道學之源其父當與程珦朱松蔡元定並祀但又
盛稱門閥以為家學有功於後而所謂敉之程珦朱
松蔡元定無愧者僅屬之科第官階呈載濂溪舊志

至萬曆貳拾壹年道州儒學署學正事舉人謝毗侑
志止存其濂源數語餘削而史之大畧謂元公續千
四百年如綫之統數德論烈與孟氏齊而諫議貞履
循績比賢程珦尔無軒輊有子與之備無孟孫之饗
有程珦之賢無伯淳之報是諫議似抑而所以隆禮
元公者猶未盡也語具新志中明年幻齋孫翰林傳
士周聯官於提學道呈請行學查勘該署印訓導劉
報國攄通學生員呈申州憂經州府司道覆詳該本
州知州吳能進議樹卓故艾必豊功鈞故報宜敵竊
觀啓聖一祠我

國家所以秩倫崇功重道章教者至精且密而獨闕於
周元公之父輔成士有遺議韙焉至今大極之義立
此則聖施此則王亘宇宙無非此理自元公大闡厥
肯而後孟氏以前之閟鍵始開程氏以後之源流始
衍此其功直接孟氏為後儒少祖豈不嵬然隆哉而
父胡以不得共珦松頡頏一堂也將求多於其人則
治行樸脩重光誌牒豈後珦松別追祀非其人之謂
也得諸其子而已矣以人若此以子若彼又奚擇焉
使薮薮焉齒于鄉之士得諸其身不得諸其子其無
乃隘元公而胡以稱衡功報德稱物平施之義也請

進輔成從祀如程朱蔡三氏則
聖朝崇儒之典始完而右文之治益光矣本府知府徐
堯華議元公厥考輔成名登甲第行表鄉閭列祀道
州鄉賢久矣顧惟祀典本以報功故功著一鄉者祀
於一鄉功著天下者祀於天下如程太中朱韋齋從
祀啓聖莫非因子及父報功盛典而何獨於輔成靳
之在元公再闢渾沌繼孔孟而開程朱烈垂萬世則
輔成篤生之功為尤大豈特甞道一鄉之士已哉而
崇祀以報其功又豈可止一鄉之近已哉諸生所呈
不為無見合無俯允轉達題

請將輔成公牌位躋入啓聖祠與陳太中朱韋齋並從
祀則崇德報功人心胥慰而風世表俗儒道大興矣
署州事本府推官李朝宸議得宋儒周惇順父輔成
名重制科行重士論廼嘉靖初年進程朱之父從祀
啓聖偶遺輔成夫
國家恩典功在一時者恩猶得及祖考而敦順功在萬
世廼後人崇祀不推及其所生非所以彰我
朝崇儒重道之典且今上民歷數從祀莫不快程朱之
享報至於敦順獨不見其親之神位其不祀既而嘘
唏者鮮矣此誠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滅者也順人

心之天理舉

國家之

祀典廣推恩之大義報垂世之偉功即使輔成志行泯然無聞猶當崇祀況其懿行已有可稱者乎從祀議是本府署印同知張守剛議先儒周敦頤父周輔成據起家則名登甲第語進宦則績著尊城有至行以推重於搢紳肆祀典夙崇報於鄉社是誠先儒之可述允為後學之共欽況其篤生真儒倡明絕學使天下後世得尋孔孟之真傳是功雖不在於其身而實寄於其子揆之程朱因子及父之義程朱之父既稱

先儒從祀則周惇順之父亦稱先儒從祀良非過
也提學僉事俞卞章議程朱為宋室醇儒而其源
則出自周濂溪程子之父珦朱子之父松俱於嘉
靖年間以子之故從祀啓聖祠而尚不及周子之父
輔成豈非闕典父以子重非甚不肖亦宜從饗況
珦松固賢而輔成以進士起家宦遊有善政鄉賢
有明禋人品蓋不在珦松之下本本水源程朱之
父既得徼
殊恩於前情同事類濂溪之父亦得躋
盛典於今此崇儒重道真賛揚風美之急務也左布

政使李得陽按察使詹貞吉會議重道崇儒乃
朝廷馭世之大典以往風後亦有司易俗之微權翔
先儒周元公敦順續千載理學之正傳而其父諫
議大夫輔成啓百代人文之道脈今嗣其學如程
朱二先生及得推崇所生祀之啓聖輔成生有惠
政殁有榮名僅從俎豆於其鄉距兆數百年之闕
典歟及照襄前錄後禮制宜同查得正統年間順
天府推官徐郁曾奏復其家已荷
俞允今獨不可追祀其先以風勵後學乎應如議題
請於是巡撫都御史郭惟賢巡按監察御史徐兆魁

會題為三楚儒先輿論有定祀典獨遺懇乞
聖明俯賜一體從祀以重本源以隆文教事看得道
有開先礼隆報本周敦順起宋天禧間默契道體
首倡正學于聖遠言湮之後俾孔孟道脉断而復
續迄今太極圖通書學士家尊之與六經等其有
功于斯道甚大而推遡篤生之自則其父周輔成
也人因道重敦順久在從祀之列父以子崇輔成
何獨遺啓聖之祠况程朱之學皆本自敦順真傳
而二氏之父如程珦如朱松先於嘉靖年間伏荷
賜允從祀廟食百世矣輔成歴官有政居鄉稱鄉

賢方之珦與松其好脩行誼以表鄉閭同其篤生
哲人以維道脉同論賢宜比肩而合席論功當叅
川而先河廼珦松父祀于廟與顔曾諸氏均禋而
輔成止叅于鄉未獲同珦松配食此非所以隆報
稱而昭大公也事有崇乎儒先而實関于世教典
偶闕于往昔而實待于
明時稽之士論僉同非徒光借俎豆惟是斯文一體
自當推報淵源臣叨役地方不敢拂輿論之公不
舉眎往哲世德之休光不揚既經司道勘議前来
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查照程珦
朱松事例進周敦頤父周輔成從祀啓聖廡海内
人士仰見
皇上崇儒重道之典于前有光而礪世磨鈍之意永
之無窮矣奉
聖旨礼部知道礼部覆疏爲照道以人傳父因子重
自古然矣我
國家崇儒重道欲以敦化明倫故既以程灝程頤來
熹從祀于孔子廟庭而又以程灝程頤之父程珦

朱熹之父朱松從補于啓聖公祠無非推尊道學之源顯示扶世立教之意典因甚鴻鉅而義亦彌深遠也然攷自微言既絕而首倡明斯道者周敦頤也其篤生賢嗣而俾有功斯道者周輔成也有輔成為之父而後有敦頤為之子有敦頤倡之於而後有程朱繼之後道一源流學同乎治追本窮源宜共重則俱重祀則俱祀也乃程朱二氏既得因子而推恩於其父而輔成一人獨不得以父而食報于其子當時議者豈以從祀者在著述而輔成歟所闡繹歟及查輔臣張孚敬中明程敏政之

說臣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
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
封永年伯程珦朱子之父謚靖獻公朱松其歷官
行己俱有稱述臣愚乞將程珦朱松從祀啓聖祠
此當時珦松從祀之由亦不過論其賢而已初未
嘗及於著述何如也今觀永志輔成名高甲第湯
重鄉評善政屢徵于宦遊令德累霑乎贈典想其
爲人固亦闇然自修而有日章之實殆非後世不
稱後世無述者即與珦松較隆比烈詎多讓焉
以三子而論則昔之善教者重在父均有得于義

方以三子之父而論則錄之從祀者董在了不遵
在乎著述若輔成者雖。
錫之以贈謚允宜厠列之于俎豆奚忝今珣松儼然
從祀已久而輔成不預並侑之列委爲缺典既經
湖廣撫按會官詳議具題前來似非出于一人之
私臣等博採史傳廣加咨詢深見協乎輿論之公
相應將輔成准其從祀啓聖祠與珣松一體追崇
庶足以慰先儒尊親之望而對天下後世之心謹
據實覆
請恭候